

残霜天，
你是我，我是你，
爱永远

三月川作品集
——
兰月川 著

残霜天



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殘人相大

兰月川作品集

兰月川——著



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残霜天：兰月川作品集 / 兰月川著. — 长春：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，2019.1

ISBN 978-7-5581-5846-9

I . ①残… II . ①兰… III 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31194号

残霜天：兰月川作品集

著 者 兰月川
责任编辑 齐琳 史俊南
责任校对 周 骁
封面设计 张家启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字 数 246千字
印 张 19
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
印 次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

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电 话 总编办：010—63109269
发行部：010—85173824
印 刷 北京盛彩捷印刷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581-5846-9 定价：59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谨献给我的父亲林茂平、母亲贾桂兰、
姐姐林云霞、妹妹林延红和女儿王子昕、王子林

别了，前半生（代序）

总以为一生会很长很长，单说前半生，也应该是长长的一段路程，五十个春夏秋冬啊，对吧！当强烈地感觉到岁月飞逝且不由自主地哼唱“时间都去哪儿了”时，也就快要撞到前半生的终点线了。

我的前半生，七年自由玩耍，十五年勤奋读书，三年高中教师，二十二年公司职员，三年失业人员，远离家乡，辗转流浪，拼搏奋斗。精彩吗？好像算不上；不精彩吗？好像也有点精彩。

当二十二岁的我，身着白色衬衣黑色短裙，高甩马尾，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自信，以教师的身份欢快跳进那所中原小城的高中校园时，我不会想到我的人生是现在这个画面，构图满，色彩深，线条乱，明朗与黑暗交织，果断与迷茫共存。当我在第一份工作简历上，填写“参加革命工作起止年限”时，根本无法预知自己的人生是这样一晃而过的。若能提前预知，我会重新改写我的前半生吗？

当年，我拎着箱子，傻乎乎跑到改革开放前沿广东，住进四面透风的石棉瓦棚。如果我提前去考察一番，十有八九不会离开三尺讲台，我的人生也就改写了。改写的人生就好吗？未必！但肯定不是现在这样的。

当年，我下定决心排除万难改行，跟从来没有学过没有干过的新工作死磕，对自己犯狠要二，使我的人生改换了前进轨道，这样的轨道就好

吗？未必！但是，非常感恩曾经年轻的自己，曾经那样地咬牙拼命过！非常感恩曾经的自己，在应该奋斗的年龄，没有选择逃避，没有选择安稳，没有选择一成不变。

当年，我选择“大龄失业”，因为母亲的突然离世，因为我脑子里的人物在急剧翻滚，也因为别的。尽管不被接受不被理解，但是，我还是藏身隐形，深宅家中，三年出版三本书，被嘲笑为“只有投入没有产出”“不赚钱就毫无意义”。不仅犯傻！而且要二！在正式退休前，结结实实、意气风发地把自己装成了“文艺青年”。

前三本是长篇小说，《泡桐花开》：关于父辈和童年，《悠悠锦年 何以深情》：关于青春和爱情，《拼娃时代》：关于孩子教育和中年危机。《残霜天》是我的第四本书，属于个人作品集。其中《五七 祭》记录了母亲生命最后的时光，挣扎、痛苦、艰难、绝望。此文是我工作二十多年后、下定决心写的第一篇长文（非工作性质），写作时数次合上电脑、放声恸哭，写完后一直不忍再读。直到现在，母亲走后快三年，我才能面对这些文字，修改时，仍忍不住泪流满面。母亲爱看书，也期望我能写书，我愧对母亲啊！

我热爱文字，写书——曾经是我儿时就有的梦想，这么多年，内心没有放弃。如今的我，已经走在了还算文艺的道路上，即使没有鲜花，没有喝彩，我也要为自己加油！如今的我，外在的世界越来越弱、内心的感应越来越强，而写作是我真正的热爱，写作能让我快乐——真正发自心灵深处的快乐。我的大学老师胡山林教授在讲述文学与人生时，多次强调：“在繁杂、躁动、功利的外在世界里，请为自己的心魂寻找一个安放之处”。我会坚持，通过文字让自己的心魂安宁。

我热情似火，冷漠如冰。内心敏感，外表强大，有点外表大老虎内心小老鼠的感觉。喜欢折腾，越蒙越折腾，不折腾出三五六九不罢休。说白了，骨子里不认输，灵魂里却温柔。不怎么好，也不怎么坏。纯属芸芸众生中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小女人。

一切过往，皆为序章。以前的五十年，无论怎样，都成曾经。感恩五十年来所有的经历，所有发生的，都是该来的，不再想“为什么”，因为根本没有“为什么”。以后，我会努力挖掘自己曾经有过却被岁月淹没的梦想，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，立即行动！行动！那个连自己也觉得非常遥远的梦想，说不定就实现了呢。也许实现不了，但是追梦的过程惊奇而壮丽，会让自己活得更接近心中的那个自己。

别了，我的前半生，既有惭愧，也有自豪。

你好，我的后半生，我会努力，尽管仍有缺陷，请宽恕我的平凡。

2018年7月22日 上海
台风“安比”正面登陆

目录

致无常

002 — 残霜天

036 — 秋雨

040 — 飞驰的爱

044 — 广东的冬

090 — 夹竹桃有毒

094 —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

101 — 水娘

致母亲

116 — 五七 祭

致生活

- 182 — 来自天堂的微信
- 185 — “喜剧”大哥
- 189 — 你，打过人吗？
- 193 — 会飞的教室
- 197 — 捣蛋鬼那些事
- 201 — 插秧的回忆
- 204 — 留守女士
- 206 — 女儿和桥
- 209 — 121.11
- 212 — 有家不能回，有肉不能吃，有话不能说
- 217 — 猴年五月某一天
- 220 — 体检的尴尬
- 222 — H团来了，尖叫吧
- 225 — 跟着草原看草原
- 228 — 来来来，甩甩牌
- 230 — 致亲爱的小宝

残霜天
兰月川作品集

C O N T E N T S

- 241 — 三公主
- 246 — 草根游民：一个不停流浪的家庭部落
- 249 — 家庭飞梦
- 252 — 大女打工记
- 255 — “老板”请客
- 258 — 神经病
- 261 — 对面楼上的琴声
- 264 — “我长大了要留在上海”
- 267 — 小F的外婆
- 270 — 家姐出游
- 273 — 到底是吵架呢？还是吵架呢？
- 277 — 年轻无关岁月
- 280 — 酒吧里的歌声
- 285 — 偶遇“言几又”
- 288 — 有一种“痴呆”叫自己迷惑自己

致 无 常

那一刻，她感觉医生的声音好像非常遥远，
像是蚊子哼哼。

那一刻，她感觉两耳发烫，身体一节一节急速坠落，身下是万丈深渊。

那一刻，她感觉灵魂像一片树叶，慢慢抽离她的
心脏，她无法呼吸。

那一刻，她仿佛看到高中时的岳清平那意气风发的英俊脸庞。

残霜天

1

我开车行驶在内环高架，黄兴路上下匝道那一段一向拥堵，一过这段，猛踩油门撒欢飞驰，李健的《当你老了》单曲循环，我跟着唱。手机响起，我扫一眼，显示的不是名字，这样的陌生电话我一般不接，况且我在开车。

当你老了，眼眉低垂，灯火昏黄不定，风吹过来，你的消息，这就是我心里的歌。当我老了，我要为你，唱起这首心里的歌，唱起这首心里的歌。

电话铃声在李健深情的歌声里执着地响了几遍，我有点烦了，也担心万一不是广告电话，将车驶离高架，停至安全处，一条信息跳出来：

“你是贾文红吗？若是，回个电话，若不是，对不起，打错了。”

对方没有写自己是谁，但应该是认识我且不常联系的人。近年来常有不同时期的同学电话我，一开口就说：

“贾文红，你猜猜我是谁？”

我一头雾水，离开老家三十年了，别说听音识人了，就是当面撞见，也未必能认出来。我忐忑不安地回电话，只响了一声，对方立即接起，声音颤抖：

“贾文红？是你吗？是你吗？”

是一个男人急促的声音。

“对的，我是贾文红，请问，您是？”

“我是岳清平啊，岳清平，你听不出来？”

听是听不出来的，但这个名字我非常熟悉，他是我的高中同学，比我高两届，复读了两年。他复读第二年时，我是应届高三，共同考进了学校的理科魔鬼班，年级前三十才能进这个班。而且这个班是流动的，按期中期末考试成绩，每学期流动两次，若进不了前三十，自动“滚蛋”。魔鬼班的班主任李胜利，一个典型的“魔鬼教官”，他四十多岁，连续三年剃光头，连续三年让我们这所小镇高中名扬八方，高考升学率仅次于县一中，把县二中、三中甩到后面。尽管他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，而且脾气暴躁，动不动就用教鞭抽打学生，他想开除谁就开除谁，但是，很多别校的学生还是想转到小镇高中。有关系的找关系，没关系的，干脆下跪，求他给孩子一个分班考试机会，这样的父母浑身泥土，跪着说：

“李老师，你能把学生送进大学，你就是孔圣人啊！无论如何让他考一次，考不进，是他没能耐，考进了，你可得管紧他。我把他交给你了，你想咋治他都行，我没有意见。他不学，你打他，只要不打死，送进大学就行，我们全家千恩万谢。”

名额有限，外校转过来的学生每年也不过十几个，先经过两轮考试筛选，再参加分班考。只有待在小镇高中，才有希望考进魔鬼班，接受“魔鬼教官”的抽打踹踢。李胜利的教鞭，仿佛一缕大学的曙光，大家心甘情愿被打，没人反抗。也许心里想反抗，但一想到只要李老师一句话，就随时可能被踢出魔鬼班或被开除，也就不敢反抗了。在魔鬼班，在李老师的眼里，分数第一！纪律第一！按他的规定做，分数名列前茅，一般不会挨打的。反而他会哀求道：

“哥们，就这样稳着，数学、英语各多考五分，本科有保，重点有望，算我求你了！要是敢往下掉，掉一分，抽一鞭，你看着办吧！”

那是八十年代。要是按现在的说法，就是严重的体罚，坚决不行，学生或家长一告，这个老师肯定当不成了！

“岳清平，好多年没联系了，你在哪里？出啥事了？不停打电话，连环夺命call，我刚在开车。”我问。

“贾文红，你能来一趟Z医院吗？别同学不知道，只知道你在上海。”他的声音焦恐无奈。

“啊？你这家伙，在上海啊。你生病了，在Z医院？还是别人？要紧吗？”我边说，边打转向，准备赶去医院。

“你来了就知道了，在抢救呢。”

“好，我知道了，你不要太着急，我这就过去。”

医院不好停车，我顾不得是否被贴罚单，把车停在一条小路边，冲过人山人海，到了急诊大楼。上海的多家医院都人满为患，即使是急诊，楼道里或躺或坐或站，挤满了病号和家属，大多数是外地人，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痛苦和焦虑，有人唉声叹气，有人掩面哭泣，有人愤怒号叫。

看到岳清平的瞬间，我惊呆了，他比我想象得老多了，驼背明显，皱纹纵横，眼窝塌陷，表情痛苦万分，挣扎在崩溃边缘。他看到我，很想挤出点笑容，可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他指了指急救室的那扇自动门：

“她，在里面，不知怎样了？”

“是你家人？还是？”

他摇头，泪珠滚落，“叶香影。”

“什么？叶香影？！”

我惊讶，是因为我听说岳清平的妻子是别人，并不是叶香影。叶香影也是我的高中同学，她是转学生，高三复读第二年，分班考进了魔鬼班，我和她上下铺，不算什么闺蜜，魔鬼班没有什么闺蜜、铁哥们，没有体音美等课程，只有考试和考试，大家较着劲，比拼着成绩，每天二十四小时，都有严格的作息安排，每天做不同的卷子，每份卷子都有排名，考大学这座大山压得大家喘不

过气来，觉都不够睡，哪有什么闲情逸致。看到别班的女生结伴慢悠悠上厕所，我都十分羡慕，我每次都是实在憋不住，百米冲刺进厕所，百米冲刺回教室，为了减少入厕，我几乎不怎么喝水。我和叶香影成绩相当，魔鬼班前五，有时我靠前点，有时她靠前点。岳清平成绩浮动较大，从前十至二十多名，都有可能。我们三个只在一起一学期多点，高考前三个多月，不知为啥，学校开除了四名学生，其中就有岳清平和叶香影。岳清平离开学校在皮毛厂打工，叶香影去了宁夏姑姑家，一直待在宁夏。

我不便多问，从包里掏出面巾纸递给他。等了半小时，叶香影被推进休息室，吸着氧气，吊着液体。一个高高胖胖的男医生示意岳清平出来，说：

“病人暂时抢救过来了，不过，她的病非常严重，需要住院进一步检查治疗。她告诉我们，她有肺癌，两年了，她拒绝手术，我估计应该扩散了，具体到什么程度，要等检查结果。病人抢救前，我问你，她有什么病？你说，没有，你是她老公？还是？家属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！”

岳清平身体趔趄，差点跌倒，他扶着墙，一副快要绝望的样子。我请一个姑娘让坐，扶他坐下，他止不住浑身发抖。

我到休息室，轻轻叫了声：“叶香影。”

叶香影泪眼半睁，她虚弱，没有认出我。我理了理她的头发，握着她的手说：

“我是贾文红，你的上铺，我是文红。”

她努力睁了睁眼，盯着我看，嘴角动了动，她的大拇指轻点我的手，表示她知道我是谁了，泪水涌动，顺耳边流下。

我轻摇她的手说：“叶香影，三十年没见了，真不够同学噢，大西北的哪股风把你吹到上海了，也不说找我玩，对你有意见，严重有意见！赶紧给我好起来，我带你玩遍上海！”

她嘴角略上扬，微微点头。

我接着说：“咱俩女生只管疯玩，让岳清平请我们吃吃喝喝，谁让他是大

男生呢，照顾女生义不容辞。三十年啊，要狂宰他！同意吧？”

她眨眨眼。

二〇一五年十月下旬的上海，这几天下雨，一场秋雨一场寒啊。即使晴天，也难看到曾经纯净的蓝天白云，四面八方雾霾密布，为了应付“霾”这个挥之不去的不速之客，人们纷纷戴上了各种口罩，有的像防毒面具那样厚重，仿佛外星人集体穿越到了魔都。

2

叶香影不想住院，我和岳清平坚持让她住下了，等待检查结果和医生诊断。她精神稍好点，我们仨聊天。我问：

“你俩咋碰到一起了？巧合？偶然？”

岳清平望一眼叶香影，清清嗓子，说：

“是我找她的。我之前几年一直是僧人，游僧。”

我惊愕：“你出家当和尚了？！为什么？”

他摇摇头，“三言两语很难说清为什么，反正就当和尚了，就是这么回事。”

岳清平穿着棕色僧袍，四处游荡，四处化缘，跑累了，找家寺庙住一段，生活清贫。近一年，他感觉自己像得了胃癌，咽东西总是磕绊，瘦了快三十斤。一个晚上，他坐在山上，想着自己可能不久于世，临死之前，他心里最想见的人，除了女儿，就是叶香影，叶香影是他的初恋，是他永恒的青春记忆。

我问：“不会吧？你们是在魔鬼班才认识的。也就半年多吧，你们分开了。就是那段时间，你们恋爱了？怎么可能啊，李胜利盯得那么紧！”

叶香影低头说：“都怨我，那时太幼稚，简直就是傻子！！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心里恨我自己！恨得要死！是我害了自己，也害了岳清平。现在报应来了。”

岳清平打断她，“香影，不要这么说，我不怨你，不怨，这么多年，你，一直在我心里。”

我说：“你们伪装得太好了，我一点不知道。现在一想起高考，就想呕，经常晚上做梦，进了考场拿起卷子，头发蒙，一道题也不会做，急得哭。八四年高考，至今三十年了，高考就像一场噩梦，对一生都有影响。八四高考数学卷，传说是史上最难的考卷，李胜利牛吧，魔鬼班数学考得很好。”

叶香影说：“这种梦我也常做，就是高考后遗症，我们这代人被高考的阴影笼罩着。可惜，那年我没有高考。”

岳清平说：“我也是，咱们那时千军万马挤独木桥，个个都急疯了，拼命想跳出龙门。不像现在，大学多，招生多，高考容易多了。”

我说：“八四年，你俩没有高考，魔鬼班出了全县理科状元，就是范鑫，当时也就进了西安交大，要搁现在能进清华北大了，咱们的李老师没准也能成为网红。”

叶香影说：“咱们的李老师估计‘飘飘乎如遗世独立，羽化而登仙’，‘于是饮酒乐甚，扣舷而歌之’。”

岳清平摸摸头，说：“我听说，李魔鬼得知消息后，自己闷头喝了一瓶宋河粮液，说是喝状元酒，以后接着培养状元。酒是范鑫他爹送的，当时很贵，在农村算是奢侈品。范鑫家兄弟姐妹八个，很穷，他小学时没穿过新鞋，不是露脚趾，就是露脚后跟。老实巴交的农民家里，突然冒出个状元，真是高兴上天了。不过，他也是复读第二年考走的，我和他是一届的。”

我说：“他是高考前那三四个月突然发力，之前虽然一直在魔鬼班，但成绩中等，没想到越考越好，如有神助。”

岳清平想起什么，嘿嘿笑着说：“你们可能不知道，他一顿能吃八个大馒头，亲眼看他吃下去的。他家条件不好，我还借给他馒头和咸菜。咱高中的饭菜就是猪食，稀汤寡水。”

叶香影扑哧笑了，接着猛咳，“每周三中午的卤面，算是最好吃的了。做着卷子，一想起卤面，就口水滴答。当时李胜利总骂范鑫是饭桶，也不少抽他。”

我问：“这个范鑫，当年的状元郎，现在做什么呢？应该混得很好吧？”